

集部

傳家集卷五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書啓一

謝檢討啓

仰戴寵靈俯循涯分任非才稱憂與愧并竊以帝王盛憲於典墳文武布政於方册參天球赤刀之寶閟石室金匱之嚴豈緊記述之良抑亦討論之美自微貫穿前載浹洽舊聞稽古侔倚相之才叙事識子長之體則何

以懋明得失考合異同訪逸事於名山求緒言於故老使聖哲丕績敝天壤而亡窮俊乂隂名炳丹青而不朽原立官之甚重宜擇士以恪居豈容冒塵坐致曠如光者行能褊淺器質迂疎徒以儒術承家蚤用門資署吏甫任典謁已辱聞詩愚者常專雖慕攻堅之業勤而無獲正如毀瓦之為猥玷士科始陪賔幕漆雕之道未信尹何之傷實多旋屬家艱零丁苫凷比還官次汩没道塗辭鋒頓而不修學殖落而亡幾分從塵役絕覬榮

階俄承乏於瞽宗遂忝華於天祿慶霄清晏逢渚遂嚴緗素牣盈率多未見英豪坌集叨與並遊顧瑣陋之無庸每怔忪而自失所虞揚汰敢冀甄收何期佑弼之司誤辱褒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信書緝記言記動之殊辨所見所聞之實詳明其故紬繹厥文竊惟累洽之辰方咏衆賢之富弗圖嘉命遽及孤才靖究所來孰云無自此蓋伏遇某官獎延後進汲引下僚采其毫髮之長振以齒牙之論使不售之馬立享千金之酬無用之材

或充萬乘之器敢不劬勞從事恪慎處躬𦫿少答於生成庶無𢢽於知遇

謝校勘啓

伏以聖哲之道悉載於書書之散訛道亦欝滯是以國家開圖籍之府設校讎之官必求秀偉絶特之人使之執事誠以道為重也光天與之分甚齦且愚徒以世家相承習尚儒素故自免去襁褓初知語言父凡提携授以經籍是以不執餘技而逢衣自名曽未能遊聖人之

藩籬嚌六藝之糟粕遽用門蔭列於王官始就鄉舉徑叨上第常竊自恨道未至而受祿學未優而治民雖媮獲於一時終不足為成人也已而天降之禍服衰五年指景數刻幾無生望洎免喪為吏從事藩方則牒訴文移所居委塞是以舊學益廢剪為荆榛私心悵然每用嘆邑不自意得承之東序息肩簿領乃始修礪錢鏄誅治荒穢庶幾勉狥宿昔之志雖失之春芸猶得之秋穫足為愈焉敢謂朝之輔臣不察駑朽遽列其名薦之法

座上方倚信大臣議無不用遂發中詔引登書府使之款朱闕蹈紫臺倏去蓬蒿頡頏霄漢榮耀過分不寒而栗夙夜循念罔知所來此蓋伏遇某官内竭忠力以勤王家外隆寛裕以延士類各適其器不遺衆才顧盼所加人增大吕之重議論所與世劇袞章之榮俾兹妄庸濫獲甄采敢不益自勤敕無違率履勉服故業期於有成庶幾不辱寵靈無負知鑒

又謝龐參政啓

伏以朋友道鈌爲日久矣陵夷至於近世益以衰薄甚者旦爲好言暮而反之况於存沒之異貴賤之絶苟能言其姓名識其遊處斯可頌矣矧又収撫其孤誘掖成就使之自邪而翼去幽而光天下幾何人哉先質性愚陋動無可稱學古著文皆不逮衆徒以先人疇昔嘗託僚寀獲友髙明道同志合出處如一分義之美近古所希光以童子獲執几杖侍見於前執事撫髫誨導俾之就學以至冒竊科級叨塵祿位始終之賜皆有自焉及

夫上天降災禍罰崇大屏伏田里號咷待盡執事賜書弔撫俾能自存又譔著遺烈表之楸柏使其後祀焜燿無窮凡茲大恩固已無量矣而又以光樸懦自守謂其寡過每賜褒飾多踰其實光或聞之流汗被額常懼不能堪副以累知言曁衰麻外除復從吏役執事以文武才實入贊樞極薦士之奏首列光名事雖報聞勤惻愈甚間二歳進參大政則又復前奏出之扆前上方推信大臣議無不用亟命近署試其所能藝術素疎果暴婞

鄙方自蹴踖以須譴絀不意天恩曲成引内祕府遽使頡頏禁闥依光紫霄校讐羣書參奉遊豫豈光空薄所能堪稱承命震駭征營失據静自循度罔知所来此非先人之餘休被及後昆執事之敦篤不遺故舊糠粃小生何階自致銜恩念親涕洟横集夫以執事之忠亮純明豈其私一不肖之人使汙皦文館羞士大夫蓋將驅一世之人使媮者日醇薄者日敦誠有以賛天子之大化非獨苟然而已乃知大君子之舉事用志遠矣光敢

不夙夜刻勵寤寐訓辭進益所長攻去所短冀不忝前人之教誨蓋知已之稱論以負明詔之收擢而已過此以往不知所為

上宋侍讀書

昔燕王有馬千里而天下無敢獻馬於燕者為其皆不能及廐中之良也趙王有璧徑尺而天下無敢賣玉於趙者為其皆不能及櫝中之美也彼以物求售者誠然以道求售者則異矣請以周公言之夫周公之德美才

智天下固無庶幾望其藩籬者然周公沐則捉髮飧則吐哺汲汲焉走迎天下之士惟恐一人伏於蓬蓽之下者是以鍾石筦絃之音歌舞其德于今未衰嚮者儻以已之才德求諸他人則外踰四海舟車所極終無一人可収采者又安有曄曄光美施於千載邪降及後世賢公卿大夫未有不祖述此道而能具美者也伏惟執事體純明以立質積學問以廣德自結聖主優游禁闥四表仰聲而響集羣士希光而景附昫睞所被温於春陽

咳唾所沾重於珪璧誠薦紳之表的後進之衡鑑也光才朽行僻學疎文陋羣居士林無與比數而不自屏絀妄以技進於左右是由獻馬於燕賈玉於趙也執事儻以二國之意遇之則光宜驅呵擯逐不得少留於門下矣以周公之道按之則光必得從七十子之後而俟見焉竊以為古者見於公卿大夫必有贄今其禮亡久矣士非文無用為贄者是敢不自隱其嗤鄙雜録舊所為文凡五卷執之立於屏外以俟進退之命焉

與薛子立秀才書

光頓首前日承不賜棄外辱以所為文示之使得竊觀甫盡數篇不覺唷然置之而嘆噫士之讀書者豈專為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求士者豈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顧其私主於民而已矣近世為士者頗謬於古往往以讀書為資身之貨耳彼又惡知所謂利民者邪觀足下之文上

以薦之於宰輔下以貽之令長求盜之吏未嘗不以民為先皆閭里素所疾苦而上不獲知者深切著白使其人果舉而行之則足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夫身為布衣已能孳孳念民若此況得位邪光竊有以知異日卓然為名臣使所至之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而誰此真古人之志也朝廷得之亦異於𠭥刻經史潤飾文采以自售施之於政而不達者矣光是用瞿然喜於今之世而復見古之士且竦首傾耳以俟朝廷之得

人而賀之也文編不敢久留謹奉而歸之

上龐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有大事廟堂之上謀議素熟方略已定而復以疏賤之人狂愚之議干與其間辠之大者也然光聞之受恩而不知報者犬彘也光雖不才獨忍為犬彘之行忘盛德而無所裨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蹈入大辠不敢愛也竊聞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自求速死雖狂戇妄為

勢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若兵久不決難久不解萬一城中之寇未即伏誅而他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乗釁而動則為朝廷之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為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在民淪於骨髓根深柢固萬無所慮然王者舉事固當計萬全之勢然後行之者也不則狂賊自知辠惡無狀降首亡由獨守窮城勢不支久則擁其徒衆盜取庫兵收載寶賄豨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盜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

以為齊民之患未可以旬月擒也以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者不過數人自餘皆迫於兇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大軍之至赦令之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救紡於樹者之求解也朝廷誠以此時發近郡之兵塹環其郛勿攻勿戰使不得出而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使逃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為士卒所信愛者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脅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若唱先

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翻然悔過從善者亦除其辠待以不死或為惡不變敢拒官軍者戮及妻子無有所赦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首必函致於闕下矣此乃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年保州之役威罰實行令為惡者必誑誘其徒曰汝罪已大出城必誅保州近事足以為戒自非賞至厚信至明則不足以破散其謀宜得先降者厚賞賜之超資越序拜以官爵錦衣駿馬狗於城下使足歆慕以焜燿其餘彼雖甚愚國家

昭昭然設貴爵重賞於前峻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曒如日月安有不動心者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快志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於安定而已今誠貰其脅從之辜開以自新之塗縱未即日殄滅使其內自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則渠魁之首可指日而梟也然後分別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為亂者種族誅之餘皆勿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討不失辜賞不失功士卒無

傷甲兵不頻財糓不費盜賊不滋竊以為最策之得者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兵據倉庫比其授首則河朔之力固已困矣况加以不虞之變哉夫炎炎不絶熖熖柰何當事之徼治之易耳時至不為禍如發機今狂賊日夜煦嫗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啗之又恐唱以國家之威刑沮抑其嚮善之意不乗其衆心危疑未定之際壊敗其謀已而日寖久𦤎寖深朝廷無寛貸之令凶黨有慘毒之威朝薫暮蒸衆志已固然後

圖之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故不愛官爵金帛之重賞以壞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益矣朝廷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為攻為戰為赦為誅非草茅之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碎而不以計破者此乃愚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以周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孜孜禮白屋之士求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慮也執事為天子腹心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籌畫得

失之數必已決於冐中矣而光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者誠貪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辠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慱覌焉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伏蒙某官不以光之愚庸散賤親枉車騎辱臨其門前之以啓以將盛意恐悚愧懅於兹未息竊以取士之詳進賢之速視古以來宜無若今者今夫天下之士舉於其州用不能而退者十常七八然後升之禮部禮部又

如之然後升之天子之庭天子臨軒親覆之又有退者然後觧其布衣而禄之如此可不謂之取士之詳歟然其以魁傑秀異在殊級者其視朝廷美官若寓物褚中不十年必取之大抵皆至公卿如此可不謂之進賢之速歟取如是詳而能獨為羣士之先則其才可知已進如是速而能不自隆貴以禮於愚庸散賤之人則其德可知已才與德二者議士之所先也而皆有以過絶於人光是用不敢私賀於左右而賀於朝廷賀於衆庶知

其將得賢公卿而有所瞻頼也

答薛虢州謝石月屏書

日前令嗣先輩訪逮出手筆并石月屏為貺捧玩不勝愧喜比來數於都下朋從處見此屏覩其天質圓瑩非刻非繪如秋髙氣清逈然在望信乎天地之異氣山澤之殊寳也素心悦之無從可得豈意一旦不煩懇請坐至握中性本踈野雅叶所欲雖受文錦十純白璧百雙在光之愚未為重賜謹當縢閟箱笈不忘恵好耳氣序

瘁暑信後伏想休勝俗故忽忽久不遑修謝尤增悚懼先輩注官甚便想加慰慰喜未期接侍倍希珍厚

答謝公儀書

光之得游於書府也為日寡竊甞側聞先達長者之言曰昔之初有職業於兹者不以位之崇卑名之顯晦皆贄啓以造於僚友之門閭閭焉與見於公卿貴人之禮均若是者非他盖以凡居此官本以禮義相先非以名位相髙也兹道之替久矣光不及見焉常拊髀私歎自

恨生之後而進之晩不得目前人盛事又傷身之賤而名之晦不能率先士夫以振起之也不意今者某官以英偉之才負天下熖熖之望始以鴻漸之翼翔集玆地獨能力探故實勤而行之雖光之愚陋輕微不足齒於僚列者皆親枉車騎懷啓袖謁臨其蓬蓽一無所遺光始愧中疑終而釋然知玆禮之來非光之為而為臺閣之美不可使遂委草莽而沈絶不繼也伏以某官始者遊太學則冠諸生登王庭則先俊選貴名之白若列宿

之羅清旻疾風之走四海凡一事一為皆天下之所仰而趨慕而歸者也若使出於婾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敦出於敦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婾況始仕於朝天下方拭目而觀之清耳而聽之乃獨不出於婾而出於敦是則及物之利緜𦀨其始矣光是以為天下士大夫賀而不敢以見禮私自榮也

與范景仁書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

又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疎遠忘忠愛也又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光實何人明主以為臣景仁以為友明主方側身求諫而景仁以言事為官光又可以嘿而已乎光聞古者士傳言諫蓋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夫以傳之光鄙者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犯

皆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封而進之庶幾得達法座之前明主或皆聽采自以聖意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黼黻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囊書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即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於天下而光所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關聖聽則光所言是邪當采而行之非邪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棄置曾不

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閽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槀者蓋爲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已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其槀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用中夜起坐涕泣霑襟竊思當今朝廷諫争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知光素心事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尚誰望哉且景仁以爲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傳於明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光是敢輒取所上奏槀獻於左

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於義理合於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為明主開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捨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賜之無使孤遠之臣徒懷憤嘿嘿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聽得留侯言即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也今光官於千里之外為邉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

闥登降丹陛天子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光皆在景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熟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也

與李子儀書嘉祐元年

昨日值客至不克盡談宿夕思之終未能達子儀髙遠之慮故輒復布其愚悃以聞左右未審果肯省視否凡足下今所欲為義邪利邪將不勝其忿苟為詆訐以快

志邪此三者皆未見其可也足下雖自信其心不為利動然天下之人烏可户曉萬一被涉此謗於何湔洗是棄千金之璧而得腐鼠也雖一日十官豈足羨哉光辱與足下遊寖久竊觀士大夫間才行具美如足下者能有幾人所以孳孳深相重惜不欲使有毫末之議加於全德事茍上聞不可復掩朋友雖欲從而辭之亦無及已足下何不試察光心所以區區不避譴怒竭忠相告者亦何所利哉正為賢者惜舉措而已

答閻喜馬寺丞中庸書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頃日雖得邂逅奉望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抒悃款也今者猥蒙記存遠賜之書仍以新與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為之記何采聽之過而責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所容光資性頑蔽辭藝鄙薄平居為朝夕近用之文猶多乖僻取人嗤傲況於語先聖之道載賢令之功鐫之金石傳之將來是猶執尫人而負之以千鈞之重雖欲自託於顯

茂之業而貪不朽之榮獨不輕先聖而累明府蓋邑中之賢士大夫乎此誠非光之所敢任也伏惟寛明當賜開察改求酣䛐於道而富有於文者使爲之則宜與大名昭昭千古不窮矣若光類者正可相與誦咏而已

乾隆御覽之寶

傳家集卷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五十九至六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徐如灝

傳家集卷五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書啓二

與東阿張主簿書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光不佞辛冢丞相辟署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内賢士大夫苟捨置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鼻孰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徇公愛民者其所

以奉知固不俟足下之求也今迺貶損書誨有從風雨而老之歎殊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無知巳不宣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鄉者景仁初為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仁天下其庶矣況如光者其喜固不任衆人之後然而有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為景仁道之夫良玉易

瑕清水易汚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鄉使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為之喜其去也人不為之慼嘿然不言人不以為責今景仁之名皦然暴於天下已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為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為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

朋友之過也既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既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嘆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宣

答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絶矣北都遞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實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譏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

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己直實不能也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先亦恥之不顧景仁為也先所謂良玉易疵清水易汚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汚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緇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不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辨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部役者之金隄行在朝夕忽忽不能盡所懷

答明太祝端書 嘉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六月二十四日司馬光頓首太祝足下士之服儒衣冠者莫不指聖賢之道以為歸然而能至焉者幾希非其智力不足為也名利誘之則轉而從他不自知耳自古士之求道而不至者凡病此也今足下年甚少才甚美不知光之不肖而辱賜之書迺云非為名也非為利也欲師道德而已嗚呼足下之言古大君子之言也審能充之聖賢之道近在耳目之前矣如光者將跂仰頌歎

之不及又奚暇道德之知而況以師道自處哉足下之志則誠美矣其所從求之人則非也孟子謂曹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荀子曰學者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養之足下儻察二子之言則雖閉門求之道烏有不至者哉光何人也足下推褒之過而督責之重譬之若指江河而使孺子涉焉必不敢從已

答陳祕校 充書嘉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祕校足下比日前辱賜書推褒責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非足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光平生不能為文不敢強為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並肩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儫不進者也烏足問哉雖然足下之意勤不竭盡以告則必不止敢私薦其所聞足下擇焉足下書所稱引古今傳道者

自孔子及孟荀揚王韓孫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則荀揚以上不專為文若語其道則恐韓王以下未得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者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已也蓋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已也鉤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茍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冥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

勝雖或近或遠或小或大要為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無駁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則莫若以孔子為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矣未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彼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去的愈遠矣此光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下試熟察而審處焉

與夏祕丞書 倚字中立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曽於遞中領所賜書以道塗無便可以報謝曁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敗為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輩輒為開述虜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狀前日之敗蓋由邉將輕敵無備穿頭入其網中本非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非氣燄方張不可嚮邇以光區區譬如鷦鷯漸羽以灑鄧林之火固

無益矣聞光言者或逆加排折不容出口或嘸然陽應
腹非背笑要之所語數十百人訖無一人信者光遂閉
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躬乞分取諸君之罪而并坐之
所上之奏非特為龐公也亦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
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有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
以修堡為非則龐某夏某等必不受責若以為非則龐
某等先已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虜騎退散方議再修
武某夏某等因臣傳導其言方得達於龐某修堡之事

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為首乞伏重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廵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大則肆之斧鉞中則流竄嶺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望以中立為比除一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至平之法中以少謝負累知己之繫下則他日復見武侯中立及邢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瀝濶肝膽懇惻備至而二府諸公確然以為臺獄元無狀竪使朝廷何以施行光退復具奏章草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此是明

知朝廷不行而飾偽以釆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明遂自塞嘿不敢復上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東齊計議之時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先又與中立書言朝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何罪若為因修堡所致則必不以事盡諉諸君令諸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賣諸君以自脫也將不得列於人類其為羞愧可勝道哉每一念此晝則投筯輟餐夜則擊席嘆咤終身慊慊不可湔洗若貯瓦石在於胷中無時可

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以問動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内自慙怍又未知中立察之與否使先執筆無以置辭前日郎吏乃以手字相示云得之西來軍士光然後知中立聰明察光非負反者不加罪絶而猶賜存問光始敢布陳其所懷庶幾中立參以所聞知其非妄也雖然此乃畧道梗槩其不可以書傳者須在他日面談方盡𦣱縷也

與夏祕丞 倚

別紙

詣獄所監中立事嘗亦剽聞立寨斫木則有之辰巳之差則告者過也但謂所申郭武出巡為虛及狀內無武侯入城一節事耳然以光觀之皆中立忠於朝廷信於上司篤於僚友之事而治獄者集以為過當如之何此蓋措意不在中立故也書云又有餘憂此則慮之過者

光去夏自麟還并悉述所聞衆人之議不出五策以白龐公其最下聽其侵耕置而勿問（凡淺識偷安者其言皆如是也）次則力戰以決勝負（勇悍不思者其言如是也）次則誘其耕民徙之內地

使彼自懼失亡而去（陳懷順之謀也）次則絶其私市使彼自計侵耕所得不償所云必來分割（光與邢舍人所議也）次則乘間築堡以扞之借使不盡得其田亦足為麟州耳目藩蔽（光與武侯中立所議也）龐公幸用其二而舍置其三（誘民決戰勿問）今日思之始知當日下策乃上計也嗟乎事難豫知無可言者所惜者國家邊臣姑息之弊久矣今止欲自於漢地內立一小堡已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帥則後來者所為可知益使戎狄輕漢矣次則龐公垂老孜孜為國更獲

欺罔之名次則中立才美操堅而横罹此雖不足為異日之累而亦暫致淹回次則光罪當為首而不蒙誅戮貶竄使國家有同罪異罰之譏此皆光所慊慊者也以此之故光今雖强顔出入朝省每有人正視其面則慙不敢仰凡以上累知已而旁負朋友故也其他一一非書所盡盛暑中倍自保輔

與魏處士 開書

十二月十一日光再拜雲夫處士老兄近蒙貺手筆云

見家兄言光頗喜養生夫生之貴於物也甚矣人不能保其生於他何有光心雖喜之不能得其塗徑望其藩牆也今老兄年餘八十矣自皇祐初拜别又逾十年每聞家兄言老兄精神益明膂力益壯視聽飲食過於少年不知以何道修育乃能至是誠不勝歎慕之深顧以俗綱縻縶未由得親執几杖以受教於下坐儻有道之梯稗土苴可使愚陋牽俗之人與知而力行者願時賜誨諭俟他日得侍左右然後卒業不勝幸甚

答劉太傅忱書

光頓首再拜趙令來蒙貺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愧終於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有遇則詡詡笑言以酒食相悦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又似欺侮習尚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偲偲諒直之益萬無一二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令乃得之於足下此其所以為喜也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足下為遠官無言責猶能孳孳不忘忠

蓋如此光仕於朝廷官以諫為名政事有闕或不能知知之或不能言言之或不能入不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為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龍圖推稱援挽以至於通達今兹光又獲知於足下教誨隱括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所以為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為交友之良乃實國家之忠臣光知而不能薦又偷安竊禄以妨賢者之路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士大夫此其所以為懼也凡足下所諭敢

不熟思而謹志之茍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光惶恐啓雨後薄寒比日晴霽稍復暄暖恭惟台候萬福適蒙寵賜手教問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念之厚廼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為非茍然而已古人所謂知已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極以泣無言可諭光自總角以来則拜伏趨走於前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之亦不能欺也

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鉤探微藴比之他人差為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學多編緝舊事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為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頗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闚前修之藩籬徒使其言迂僻鄙俚不益世用此真所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也鄉者年三十餘相公在樞府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給牋奏雖承命不敢不勉而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相公出鎮以來亦遂捨置未嘗

復為也時時答親舊書啓則不免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為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為之邪光與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親狎熟知其人志度清夷操行純一當在館閣時聞望甚美其文采亦不全出衆人之後一旦擢處西掖所作誥命小有瑕謫則輕薄之人相與傳以為笑至今身沒而傳笑者未已光竊傷之翢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為文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轍欲使光遵

而蹈之豈能不懼且愧苟貪其榮利強顔爲之不惟取一身没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諒耳夫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光者亦可爲之至於知制誥天下止有四員非文辭高妙殊衆絶倫者固不可爲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有勢不可受者光曏者除開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勾院又修起居注皆曾辭免至于四五而不能得請卒復就職今兹名試

制誥私心自念以為若復辭而不獲則舉措可懸不若勿辭遂勉強就試當是之時謂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旦欲詣閤門受勅而今夕聞呂别有除命乃知光自不辭而非朝廷不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詭詐飾名以巧邀朝廷舉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隸猶將疑之况天下之人乎如是則光無復面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間是以竭力致辭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

見聽治其頑蔽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令并四次奏草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諫職以來喜有參侍之期而以辭官之故未奉朝請伏謁門下杳未有涯晨夕遑遑心如遊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既不獲面陳因辭杼情不覺煩多

答劉賢良蒙書

五月十六日陜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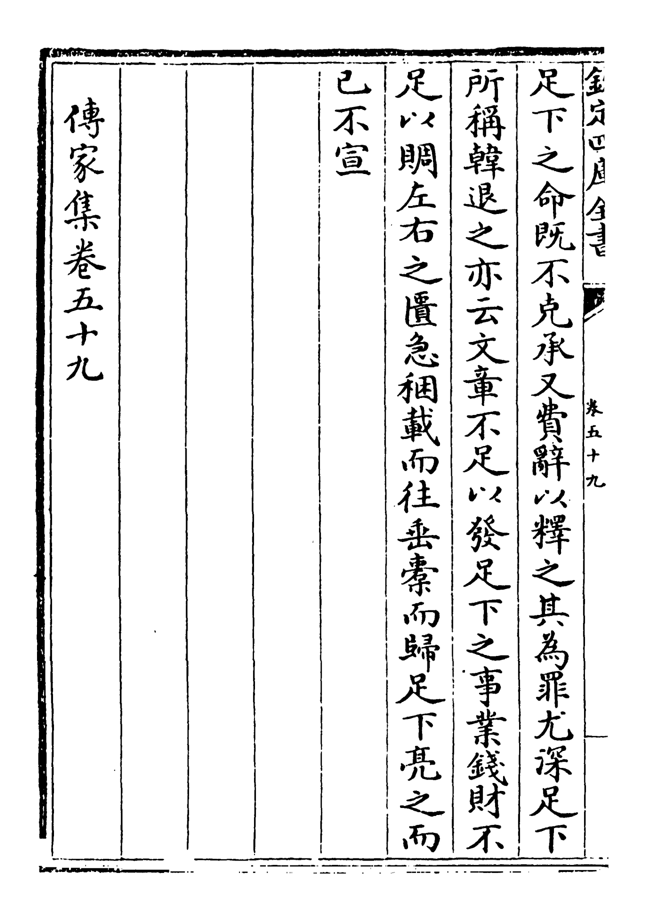
張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為孟公季良之行也況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而為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齪齪然為鄙細之人側足於庸俗之間不為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為日久矣不意去歲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

京師負其千鎰之寳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幸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髙志甚大語古則浩慱而淵微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寠人子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髙下亦終於無益而已矣令者足下怨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光以為歸且曰以衢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期待之厚而不相

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之士内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為不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過數萬爨桂炊玉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褚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萬以佐從者之疏糲乎夫君子雖樂施予亦必已有餘然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踈先舊而後新光得侍足下纔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

餘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忽以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為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足下服儒衣談孔顔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之所為若光者何以敢望韓退之哉退之能為文其文為天下貴

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既求其取之廉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求者孔子以為不直況已不能施而斂之於人以為已惠豈不害於恕乎



足下之命既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為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稇載而往垂槖而歸足下亮之而已不宣

傳家集卷五十九

傳家集卷六十

宋 司馬光 撰

書啓三

答胡寺丞宗愈書 時宗愈為楚州糧料薦歙州靳門令丁隲

光頓首再拜前歲承臨訪以諫局不得詣謝頃又辱賜書兼示以所著文槀京師日困俗事因循逾年尚未報謝雖感戢勤仰之心無時少忘而惰慢之辠誠無以辭於左右宜見棄絶而不錄者也今兹乃復重賜以書仍

告以賢者之名是不以小禮為疏密而直責以古人之處也光實何人蒙期待之厚如此且愧且恐殆無容措丁君未之得見又不知其所居不獲身往受教也唯當謹識重語無日忘之京師名利之場士大夫不知光之不肖日枉車騎過弊廬者不啻十數然為道誼而來者則難得矣丁君不屈臨廻盍知足下之不妄譽人也時寒千萬加愛

答周同年源書

十二月日具銜司馬光謹再拜復書都官同年前此承
賜書并示古律詩三卷理致精奥辭氣清壯誠陋目所
未嘗睹如登崑丘閱衆寶顧盼驚眩心知其可貴而口
不可盡名也幸甚幸甚受貺至大冝即時修報而缺然
逾旬者抑有由焉光生而樸愚行能無所長自度於方
今士大夫間㝡出其下不意朝廷過采置之侍從居常
自愧今同年賜書廼欲方之汲黯夫汲黯何可當也漢
武帝猜忍暴刻其近臣如莊助朱買臣吾丘壽王之徒

雖平生所信愛小有過輒抵死九卿顔異對賓客微反脣以為腹誹而誅之其視殺人族人若鉏草茅然黯當此時能犯忌諱觸盛怒直詆其非以安國家利百姓非天下賢傑能如是邪今陛下慈愛寛仁與羣臣言愉愉和顔色如接賓友唯恐傷其意求規諫之言孜孜如不及雖有狂狷訐直亦能容之光於群臣中官非甚薄曽不能引古聖賢之道以少助盛德萬分之一直碌碌隨衆容身庇妻子而已豈得為汲黯之倫乎夫任𮫚者以

萬鈞之重非徒不能負也且有顛仆糜碎之患光雖至愚猶知避顛仆糜碎之患是以戰栗汗流而久不敢報也惟同年少賜矜察而寬假之不宜光惶恐再拜

答孔司戶文仲書

三月二十日司馬光頓首復書司戶祕校孔君足下辱書教以孔子第門人而文學處四科之末所以然之理幸甚幸甚光愚陋無堪居常不見齒於士大夫足下徒以生之蚤而仕之久亦從而訪焉稱褒之過而責望之

重且恐且愧無以自處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為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賔客言以排難解紛循國家之

急或務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博君子所不貴此文學之所以為末者也然則古之所謂文者乃詩書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為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頗

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尚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渾奥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兼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為之無倦將與淵騫並驅爭光又況游夏尚奚足慕光方歎服止仰之不暇自視一無所有其何以為獻不宣光頓首

與王介甫書（熙寧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光居嘗無事不敢涉兩府之門以是久不得通名於將命者春暖伏惟機政餘裕台候萬福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為友然自接侍以來十有餘年屢嘗同僚亦不可謂之無一日之雅也雖愧多聞至於直諒不敢不勉若乃便辟善柔便佞則固不敢為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之道出處語默安可同也然其志則皆欲立身行道輔世

養民此其所以和也曏者與介甫議論朝廷事數相違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於光嚮慕之心未始變移也竊見介甫獨負天下大名三十餘年才高而學富難進而易退遠近之士識與不識咸謂介甫不起而已起則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澤矣天子用此起介甫於不可起之中引參大政豈非亦欲望衆人之所望於介甫邪今介甫從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來者莫不非議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閭閻細民小吏走卒

亦竊竊怨歎人人歸咎於介甫不知介甫亦嘗聞其言
而知其故乎光竊意門下之士方曰譽盛德而贊功業
未始有一人敢以此聞達於左右者也非門下之士則
皆曰彼方得君而專政無為觸之以取禍不若坐而待
之不過二三年彼將自敗若是者不唯不忠於介甫亦
不忠於朝廷若介甫果信此志推而行之及二三年則
朝廷之患已深矣安可救乎如光則不然忝備交遊之
末不敢苟避譴怒不為介甫一一陳之令天下之人惡

介甫之甚者其詆毀無所不至光獨知其不然介甫固大賢其失在於用心太過自信太厚而已何以言之自古聖賢所以治國者不過使百官各稱其職委任而責成功也其所以養民者不過輕租稅薄賦斂已逋責也介甫以為此皆腐儒之常談不足為思得古人所未甞為者而為之於是財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更立制置三司條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曉財利之人使之講利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樊須請學稼孔子猶

鄙之以為不如禮義信況講商賈之本利乎使彼誠君子邪則固不能言利彼誠小人邪則惟民是虐以飫上之欲又可從乎是知條例一司已不當置而置之又於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於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視衒鬻爭進各鬬智巧以變更祖宗舊法大抵所利不能補其所傷所得不能償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為功名耳此其為害已甚矣又置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四十餘人使行新法於四方先散青苖錢次欲使

比戶出助役錢次又欲更搜求農田水利而行之所遣者雖皆選擇才俊然其中亦有輕佻狂躁之人陵轢州縣騷擾百姓者於是士大夫不服農商喪業謗議沸騰怨嗟盈路迹其本原咸以此也書曰民不静亦惟在王宮邦君室伊尹為阿衡有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内之溝中孔子曰君子求諸已介甫亦當自思所以致其然者不可專罪天下之人也夫侵官亂政也介甫更以為治術而先施之貸息錢鄙事也介甫更以為王政而

力行之徭役自古皆從民出介甫更欲斂民錢顧市傭而使之此三者常人皆知其不可而介甫獨以為可非介甫之智不及常人也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耳夫皇極之道施之於天地人皆不可須臾離故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介甫之智與賢皆過人及其失也乃與不及之患均此光所謂用心太過者也自古人臣之聖者無過周公與孔子

周公孔子亦未甞無過未甞無師介甫雖大賢於周公孔子則有間矣今乃自以為我之所見天下莫能及人之議論與我合則喜之與我不合則惡之如此方正之士何由進諂諛之士何由遠方正日疎諂諛日親而望萬事之得其宜令名之施四遠難矣夫從諫納善不獨人君為美也於人臣亦然昔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或謂子産毀鄉校子産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遂子馮為

楚令尹有寵於蓬子者八人皆無禄而多馬申叔豫以子南觀起之事警之蓬子懼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周舍死簡子臨朝而歎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吾是以憂也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鄧文終侯相漢有書過之史諸葛孔明相蜀發教與群下曰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董幼宰參書七年事有不至至于

十反孔明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諫曰為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為公明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私業無曠所求皆足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孔明謝之及顒卒孔明垂泣三日呂定公有親近曰徐原有才志定公薦拔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定公時有得失原輒諫爭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定公定公歎曰是我

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卒定公哭之盡哀曰德淵吕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哉此數君子者所以能功名成立皆由樂聞直諫不諱過失故也若其餘驕亢自用不受忠諫而亡者不可勝數介甫多識前世之載固不俟光言而知之矣孔子稱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詩云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與朋友爭辯於私室不少降辭

氣視斧鉞鼎鑊無如也及賔客僚屬謁見論事則唯希
意迎合曲從如流者親而禮之或所見小異微言新令
之不便者介甫輒艴然加怒或詬詈以辱之或言於上
而逐之不待其辭之畢也明主寛容如此而介甫拒諫
乃爾無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
已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謂自信太厚者也光昔
者從介甫遊介甫於諸書無不觀而特好孟子與老子
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

所不美也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又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

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又曰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介甫為政盡變更祖宗舊法先者後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窮日力繼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師外周四海士吏兵農工商僧道無一人得襲故而守常者紛紛擾擾莫安其居此豈老氏之志乎何介甫總角讀書白頭秉政乃盡弃其所學而從今世淺丈夫之謀乎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成王戒君陳曰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

同則繹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孔子曰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下不天上施自古立功立事未有專欲違衆而能有濟者也使詩書孔子之言皆不可信則已若猶可信則豈得盡弃而不顧哉今介甫獨信數人之言而棄先聖之道違天下人之心將以致治不亦難乎近者藩鎮大臣有言散青苗錢不便者天子出其議以示執政而介甫遽悻悻然不樂引疾卧家光被旨為批答見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辭位而

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義責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視事更新令之不便於民者以福天下其辭雖樸拙然無一字不得其實者竊聞介甫不相識察頗督過之上書自辯至使天子自為手詔以遜謝又使吕學士再三諭意然後乃出視事出視事誠是也然當速改前令之非者以慰安士民報天子之盛德今則不然更加忿怒行之愈急李正言言青苗錢不便詰責使之分析吕司封傳語祥符知縣未散青苗錢劾

奏乞行取勘覲介甫之意必欲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
決勝負不復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
光竊為介甫不取也光近蒙聖恩過聽欲使之副貳樞
府光竊惟居高位者不可以無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
報故輒敢申明去歲之論進當今之急務乞罷制置三
司條例司及追還諸路提舉常平廣惠倉使者主上以
介甫為心未肯俯從光竊念主上親重介甫中外群臣
無能及者動靜取捨唯介甫之為信介甫曰可罷則天

下之人咸被其澤曰不可罷則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
今生民之憂樂國家之安危唯繫介甫之一言介甫何
忍必遂巳意而不恤乎夫人誰無過君子之過如日月
之過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損於明介甫誠
能進一言於主上請罷條例司追還常平使者則國家
太平之業皆復其舊而介甫改過從善之美愈光大於
日前矣於介甫何所虧喪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
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與介甫趣嚮雖殊大歸

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陳其志以自達於介甫以終益友之義其捨之取之則在介甫矣詩云周爰咨諏介甫得光書儻未賜弃擲幸與忠信之士謀其可否不可以示諂諛之人必不肯以光言為然也彼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改法以為進身之資一旦罷局譬如魚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狥此曹之所欲而

不思國家之大計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或齟齬可憎及失勢之後必徐得其力諂諛之士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將何擇焉國武子好盡言以招人之過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雖然施於善人亦何憂之有用是故敢妄發而不疑也屬以辭避恩命未得請且病膝瘡不可出不獲親侍言於左右而布陳以書悚懼尤深介甫其受而

聽之與罪而絕之或詬詈而辱之與言於上而逐之無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與王介甫第二書熙寧三年三月三日作

光以荷眷之久誠不忍視天下之議論恟恟是敢獻盡言於左右意謂縱未棄絕其取詬辱必矣不謂介甫乃賜之誨筆存慰溫厚雖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絕之足見君子寛大之德過人遠甚也光雖未盡曉孟子至於義利之說殊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

太過也傳曰作法於涼其獘猶貪作法於貪獘將若何今四方豐稔縣官復散錢與之安有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數年之後常平法既壞内藏庫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賦之外更增息錢役錢又言利者見前人以聚斂得好官後來者必競生新意以朘民之膏澤日甚一日民産既竭小値水旱則光所言者介甫且親見之知其不為過論也當是之時顧毋罪歲而已感發而言重有喋喋負罪益深

與王介甫第三書

光皇恐再拜重辱示諭益知不見弃外收而教之不勝感悚不勝感悚夫議法度以授有司此誠執政事也然當舉其大而略其細存其善而革其弊不當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為新奇也且人存則政舉介甫誠能擇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雖日授以善法終無益也介甫所謂先王之政者豈非泉府賒貸之事乎竊觀其意似與今日散青苗之意異也且先王之善

政多矣顧以此獨爲先務乎今之散青苗錢者無問民之貧富願與不願強抑與之歲收其什四之息謂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闢邪説難壬人果能如是乃國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曰相與變法而講利者邪説壬人爲不少矣彼頌德賛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又曰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又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又曰非廢厥謀弔由靈盖盤庚遇水災而遷都臣民有從者有

遺者盤庚不忍脇以威刑故勤勞曉觧其卒也皆化而從之非謂廢棄天下人之言而獨行已志也光豈勸介甫不恤國事而同俗自媚哉蓋謂天下異同之議亦當少垂意采察而已幸恕其狂愚不宜光皇恐再拜

上許州吴給事書

月日具官光謹再拜獻書某官執事光昔者未冠爲書生從師友間得執事所對直言策及後策觀之喟然歎曰道之不明久矣蔽於古者迂大而不可從溺於今者

淺薄而不足用今執事論高而不悖於今義實而不戾於古所譏切皆當世之病所區畫皆應事之宜粲然虞夏商周之道可以覆手而取舉足而登也非夫深明於道之本其孰克以致此哉由是私自望曰異日儻得出入門下承事之間以受一言之益使曒然睹道之正渙然識道之歸事君行已知所取捨而無所疑則私願足矣及舉進士幸免黜去始敢進謁朝之公卿大夫當是時蓄才德負名聲出入帝廷榮耀輝赫照人者衆矣光

皆未及往見首求執事之門而叩之誠欲急於學術之明而成宿昔之志也并裒其所為文以為始見之贄執事不責其僭而辱賜之詩以振飾之且曰道為根柢言為華由來表裏相經緯光由是益知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則光願受學之志愈固而專矣不幸光獻文之明日西出之官自是已來非奔走吏道則在苫凷衰絰之中矣東西南北崎嶇壈坎過闕門上逆旅爨未及然已復出外矣是以役役十年而不得卒業也去年罷滑臺從

事至京師則執事既爲天子輔弼臣矣光賤士也其敢不自分限而屢以其不肖之跡汙辱門下之塵稱道舊恩以求瞻望几杖哉必若是而爲天下之人謂之不營禄位而爲道則難矣光是以屏身退處不敢屢進以煩將命非爲輒自跡外誠懼不知者不能察其區區而有塵累於至公也今聖主以許田股肱大郡屈煩執事鎮治之光然後敢復叙昔日之知而求畢其贑愚之志夫肝鬲之所崇聚而欲杼展於左右者固不可立談而

盡也是敢復繕綴近所為文凡五卷而薦之非敢以為文也貴露下情而已伏惟亮其狂簡之誅而矜其自幼及長企仰之意副其所以來求考正道義之誠則没齒銜戴盛德永永為執鞭秉轡門下之士矣不宜光惶懼再拜

答胙城郭大丞書

光頓首再拜竊以前世郡縣以來朝廷唯置太守都尉令長自他掾屬皆官長所自辟除供趨走治文書而已

今幕府吏猶古之掾屬也職至輕位至微獨命於朝廷差異耳執事以老成之德任百里之重官為三丞著籍於朝雖大君子卑遜不以自重然考之古視之今其事任位序不輕章矣而歲時月朔必以賀牘為賜辭恭禮備若小邑長之事牧伯然此豈光之所能堪哉是以日夜踧躬重足縱為書啓布之左右乞停此議以安反側而執事好謙之志確然愈固雖於盛德益有光美將使無似之軀於何自置殆非所以相全愛之道也迺者帝

城張祕丞亦然光具此意因書請馬帝城悟其不可幸賜惠許獨執事未炤愚欵祈請喋喋不垂允納每得一紙流汗霑足光聞君子與人恭而有禮固不若此也今不敢避煩再薦言庶幾高明垂意察古今之體酌重輕之宜凡此過禮率從翦削時有惠訓手筆往來使得泰然自安無負踧踖幸之大者不宜光頓首再拜

別劉孝叔雜端手啟

光再拜前日暫得詣別悵戀何可勝言比宿起居何如

舟艦且未辦維果在何時恭惟道勝名立餘無可貴外物土芥固不足以滑和唯冀親近藥物益自愛重區區所禱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書

光啓昨任洛中及至京廣兩於河中遞次得所賜書值光治裝赴陳州又得旨詣闕尋又忝左省之命忽忽事多久不修報明恕必察其非疎懈也鄙承就移慶帥既踐世官復修舊治計堯夫必樂然就職然士論所鬱鬱

者猶多也光今日忝竊皆由堯夫素加誨誘重以推挽其感戢固不在言今歲大暑異常邊地必稍愈觸熱飲冷更祈節慎不宣光再拜

與范堯夫經略龍圖第二書

光愚拙有素見事常若不敏不擇人而盡言此才性之蔽光所自知也加之閒居十五年本欲更求一任散官守候七十即如禮致事久絶榮進之心分當委順田里凡朝廷之事未嘗掛慮況數年以來昏忘特甚誠不意

一旦冒居此地蒙人主知待之厚特異於常義難力辭黽勉就職故事多所遺忘新法固皆面牆朝中士大夫百人中所識不過三四如一黃葉在烈風中幾何其不危墜也又為世俗妄被以虛名不知其中實無所有上下責望不輕如何應副得及荷堯夫知待固非一日望深賜教督以所不及聞其短拙隨時示諭勿復形迹此獨敢望於堯夫不敢望於佗人者也光再拜

答河陽李東白祕校書

五月三十日光再拜司理祕校李君足下頃國家羅天下豪儁光以無似叨備有司以是得瞻見符采承接餘論其為幸巳大邇別巳來汩沒俗事未遑修問信至兩蒙惠言且謂自省於中至於無愧則安為之又謂光事之非禮固弗受悅之非道固不悅何足下自遇之厚而見期之深也愧感之外敢不頌詠美志而佩服雅言庶幾黽勉以不負所教焉至於師法非所敢當又承王事鞅掌以學之不講為深憂光也聞諸家子賤曰始誦之

令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何賫日之有盛暑未獲展晤惟加愛為禱不宣光再拜

答齊州司法張祕校正彥書

十一月七日光白司法祕校張君足下前日辱書始則諭以古之為士易今之為士難終則見索惡詩欲以示郡之賢守俾光實何人承雅意勤厚如此固不當辭然光素無文於詩尤拙不足以揄揚盛美取信於人況近世之詩大抵華而不實雖壯麗如曹劉鮑謝亦無益於

用光忝與足下以經術相知誠不敢以此為獻所可獻者在於相與講明道義而已足下所謂古之為士者乃君子之道也所謂今之為士者乃小人之道也自有天地以來君子小人相與並生於世各居其半一消一息一否一泰紛然雜揉固非一日非君子之道多於古鮮於今古則可為而今則不可為也小人之道鮮於古而多於今古不可為而今則可為也顧人之取捨何如爾奚古今之異而有易有難哉足下學春秋非徒誦其文

通其義而已乃能於傳注之外凡古今治春秋之書存可見者皆徧觀而略記之評其短長靡不精當人或雜舉而猝問之疇對無滯袞袞焉如泉源之不窮年未弱冠舉明經為天下第一今位雖甲年雖少譬如隋珠和辟委於道塗愚者猶知拾而寶之況賢守倅哉詩云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孔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求為可知也足下當固守於古而勿流放於今汲汲於已而徐於人為之不止光見異日為賢公

卿功業烜赫於當時名聲彰徹於後世竹帛所不能紀金石所不能頌詩何為哉詩何為哉不宣光白

乾隆御覽之寶

傳家集卷六十